

## 第五十七章 國師一夜衰老

黑夜一點點地流逝，縱使再漫長，黎明總會到來。

芳年一整夜幾乎沒怎麼闔眼，只斷斷續續地打了幾個盹，不敢真睡過去，也根本不可能睡著。

清晨的一縷灰明照進洞裡，床上的人似乎動了一下，芳年連忙坐直，看著床上的人慢慢起身，待看到他下床，轉過臉來，她眼露驚訝，難以置信。

國師陰冷的眼眯了眯，自己亦覺得十分不對勁，身體行動明顯遲鈍，幾乎感覺不到內力的存在。

他垂著眸子，看到了自己的手，原本枯瘦的手上皮膚已經皺了，不用照鏡子就知道，恐怕他的面貌也起了變化。

芳年已經別開視線，她剛才看到的國師，已經是一位鶴髮雞皮的老者，整個人陰鷲孤冷、行將就木，散發著腐朽的氣息。

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，怎麼他一夜之間竟老去了？

國師坐在床沿，垂著頭，聲音陰冷如故，「本座餓了，妳快去煮飯。莫耍花招，否則……」

芳年應聲，忙出了山洞。

她一走，國師抬起頭，慢慢起身，走到妝台前，只見鏡子裡映出一張老人的臉，滿臉的皺紋，皮膚耷拉著，黯然無光。

他的手緊緊地攥成拳，身子往後退了一步。

怎麼會這樣？這不是他！

他手一掃，妝台上的瓶瓶罐罐全部摔在地上，打得稀爛，可鏡子裡的人仍沒有變化，粗喘著氣，垂垂老矣。

等芳年端著飯進來，見他還坐在床上，可一看地上的碎片，心下了然。

今日的飯與昨天做的一樣，國師卻像沒什麼胃口，意興闌珊。芳年暗想，怕是他一夜之間變老，心裡接受不了吧？

何況飯的味道照理來說比昨天的要好，因為她自己要吃，就做得用心了些，她在送飯之前自己就先吃了一碗。

國師吃得極慢，咀嚼得吃力。

她立在不遠處，看著他的樣子，莫名就覺得有些不可思議。

世人畏他如虎，可他現在的模樣，不過是個很尋常的老人，可見上天是公平的，無論從前多麼風光、多麼高高在上，總歸有老去的一天，到時候塵歸塵、土歸土，什麼都帶不走。

然而就算他是一個老人，芳年也不敢掉以輕心。

用過飯，國師走出山洞，重又坐在石凳上，垂著頭，不知在想什麼。他的髮已白如雪，身子佝僂著，黑色的袍子顯得異常寬大。

昨天一宿沒闔眼，倒讓芳年想出一個法子，她收拾碗筷，裝在一個籃子裡，提著想繞開國師過去。

「去哪裡？」

「洗碗。」

國師抬頭，陰冷地看了她一眼，默不作聲。

她的心「咚咚」直跳，洗碗是假，實際上是想躲起來，讓他不能再用自己威脅王爺他們，籃子上面裝的是碗筷，下面是一些吃食，她已想到一個去處，就是那神醫的墓室。

因為太緊張，她轉身時絆了一跤，籃子摔在地上，有一個碗還砸碎了。她抖著手去撿拾地上的碎片，不小心被鋒利的碎片割破手指，血冒了出來。

她暗道一聲不好，乾脆不管碎片，強作鎮定地朝寒潭洞穴走去，還不敢走得太快，就怕國師起疑心。

國師內力全失，五感遲鈍了許多，等他聞到血味，芳年已進了洞穴。

他猛然抬頭，幾步過去，撿起那沾了一絲血跡的碎片，深深地嗅了幾次。

他已有許多年沒有聞到過這麼香甜的味道，這個女子是誰？難不成……

此時，芳年已進了墓室，可是她一直找不到從裡面關門的機關，不由得急得手心冒汗，心提到了嗓子眼，等她看到滿頭銀髮的國師進來時，她知道，一切都晚了。國師慢慢走進墓室，如蛇般陰冷的眼緊盯著她。

她的長相無一處像姣月，可仔細看他才發現，她長得像那個奴才，怪不得如此庸俗，原是隨了那下賤的人。

從他的眼神中，芳年明白，國師已經猜出自己的身分，事到如今，她反而沒有之前那麼害怕了。

他步步緊逼，她一直後退，直到背抵在牆壁上，退無可退。

「妳是姣月的女兒。」沒有疑問，他蒼老尖細的聲音帶著篤定。

芳年沒有否認，也否認不了。「是的，你害死了我娘，現在又輪到我了嗎？」

「她不是我害死的，都是那下作的奴才用花言巧語哄騙了她，讓她與本座離心離德！」

她聽出他話中的意思，難道自己的生父是一個下人？

「我娘都死了，你承不承認有什麼意義？反正我知道，她是為了保命才離開你的，你喝人血，根本就是個怪物。她不走，難不成還要等著被你吸乾自己的血嗎？」

國師的眼一眯，「妳果然知道，說，是誰告訴妳的？」

芳年背抵在冰涼的石壁上，腦子不停地轉著，思索著如何脫身，「當然是我娘告訴我的，她恨你，到死都沒有原諒你，她還對我千叮萬囑，要我躲著你，為了不讓你找到，她特意把我的年紀瞞小了半歲。」

蒼老的男人身形停住，暴怒的道：「她恨本座？妳胡說！」

芳年在心裡肯定了自己的猜測，國師對生母的感情不一般，剛才的話當然是瞎編的，就是為了試探他，看他的樣子，似乎真的有些觸動。

「我為什麼要胡說？這都是事實。」

「不可能！」他大喊起來，目光狂亂，「姣月最敬重本座，怎麼可能會恨本座？都是你們這些下賤的人，蒙蔽了她的眼，害她離開了本座。本座不敬天、不畏地，不懼閻王、不怕佛祖，誰敢與本座作對，本座就讓他死無葬身之地！」

他的頭狂亂地擺著，猛然瞧見中間的棺槨，哈哈大笑，「你們這些無知賤民，怎麼配與本座為敵？莫說是活人，就是死人，本座看不順眼，也要把他們的屍體挫骨揚灰！」

此時的國師像是陷入某種魔障中，他一把拉過芳年，將她帶到棺材處。

棺材色沉厚重，歷經了幾百年的滄桑，陰森詭異。

「本座要讓妳看著，惹怒本座的下場。」他用手去拍棺蓋，棺蓋紋絲不動。

芳年詫異，他武功不是出神入化嗎？怎麼力道如此之小？看著他一夜之間老去的模樣，她似乎猜到了些什麼。

國師大怒，使上全部的力氣，狠狠地去推棺材。

突然，棺槨動了，一聲巨響，石門「轟隆」一聲落下來，墓室關上了。

芳年這才明白過來，為何自己一直尋不到關門的機關，原來機關就是神醫的棺木。

此時，棺木的位置也發生了變化，墓碑後面的字顯現出來。

上面寫的字讓芳年一陣心涼——原來神醫早就料到會有人發現他的墓穴，若來人是個不貪的，得了那本醫書就會離開；要是對方貪婪，還想查驗他的棺木有沒有陪葬品，那麼就會啟動機關，被永遠關在裡面，給他殉葬。

國師同樣看清了墓碑後面的字，瞳孔微縮，「哈哈……本座沒有想到，自己竟會葬身於此……」

他邊說著，再次試圖去推棺木，可是他體內最後一絲內力在剛才也消耗殆盡，任憑他如何用力，棺木紋絲不動。

芳年心裡發沉，國師的樣子像是武功盡失，他們難不成真的要被困在墓室中？

國師突然一把抓過她，「妳去推。」

她哪裡推得動，使了半天勁，一點用都沒有，見狀，國師過來搭把手，兩人一齊推著，棺木依舊不動。

「我不推了，死就死吧。倒是你，活了一大把年記，壞事做盡，居然這麼怕死？你看你，活著的時候要風得風，要雨得雨，恐怕沒有想到自己會是這種死法吧，會不會是害怕去陰曹地府會看到太多的仇人，嚇得不敢死啊？」她摺開手，累得上氣不接下氣。

國師不怒反笑，眼裡居然有一絲讚賞，「妳性子倒是與姣月有些像，膽子不小，年紀輕輕，死到臨頭竟然毫不在意。」

「生死之事，不是在意就能避免的，我在意如何，不在意又如何，根本改變不了什麼。我與你不一樣，我知道，就算我死了，世上還有人會牽掛著我；就算是死了，我還可以與我的父母團聚。你呢，別說是世上，九泉之下可還能碰得到熟人？」

「妳與那小崽子一樣，說話都是那麼的不中聽，沒人告訴妳要尊敬長輩嗎？怎麼說妳娘也是本座養大的，按輩分來講，妳應該喚本座一聲……」後面他沒有說完，不知想到了什麼，臉色十分難看。

芳年卻隱約有些明白，本來他要說的應該是外公吧？可是他對生母存了不該有的心思，那聲外公他自己都說不出口。

她悄悄挪開，尋了一處角落，也不管髒不髒，直接靠坐下來。

國師眼皮抬了一下，冷哼一聲，就地而坐。

兩人都不說話，墓室裡死寂般的安靜，原是亡魂歸處，自是清靜不似人間，長明燈還燒著，火苗不偏不倚，絲毫不動。

芳年看著石壁，心裡期盼王爺他們能早點察覺不對勁，否則拖得太晚，她就算不餓死渴死，也會氣悶而死。

同時她心裡隱隱的害怕，害怕國師餓了渴了會喝她的血，又怕她的血聽說能解百毒，不知會不會令國師恢復功力？她心裡不停地祈求著佛祖，不要讓國師想起這茬。

像是過了許久，久到人思緒渙散、腦子一片麻木，國師的聲音再次響起——

「妳娘是怎麼死的？」

芳年沒料到他突然問這個，沒好氣地道：「熬乾心血，鬱鬱而終。」

一問一答過後，接下來又是一陣死寂。

約半個時辰後，國師抬起頭。「妳說，人死以後，真的能和想見的人團聚嗎？」

「大概會吧。」她不確定的說：「依我看，你應該擔心仇人太多，他們做了鬼，就不會怕你了。」

他冷哼一聲，「本座何曾懼過什麼？」

她原本想開口諷刺他，年紀一大把的老頭子還說大話，又怕提到這個，他會想起喝她血的事，索性不理睬他。

國師似乎有些累，閉目靠在棺木上。

好安靜啊……安靜到他想就這樣睡過去，不去想世間的一切，算年紀，自己應該有一百一十八歲了吧，果然是一把老骨頭，折騰不起。

近一百年，他都沒有像此刻這麼心安的時候，或許是人之將死，總會記起一些遙遠的事情。

幼年家境殷實，父親是遠近馳名的才子，母親賢慧善良，從小父親就教導他忠信樂易、不折風骨，若不是家逢巨變，父母無故橫死，家產被族人所奪，他也不至於流落在外、露宿街頭。

當他手握大權，第一件事就是屠了那個家族。

事實上，當年如果不進宮，未必就沒有活路，若是重來一次，他一定不會再去那吃人不吐骨頭的地方，先是被人吃，最後變成吃人的人。

這麼多年了，父母都應該投胎做人了吧？或許就投身在某戶人家，平安喜樂地過著日子……不，這天下哪還有安穩日子可以過，連年災荒，官員貪贓枉法，百姓苦不堪言，沒有一處淨土，哪裡來的安樂生活？

都是他，都是自己恨老天不公，才造成現在的局面。

還有他的姣月，不知還能不能見到？要是見到了，姣月會不會更加恨他，恨他害死她的女兒……

一百一十八年，活得真是夠久了。

他突然覺得無趣起來，似乎之前覺得快意的事情，都提不起半點興致，殺人屠族他做得太多，已有些厭惡血腥的氣息。

天下，遲早會是別人的。

確實如不遠處的女子所說，他不過是暫時霸占而已，總有一天會落到另一個人的手上，這世間，好像沒有什麼東西是他的，他孤身一人，活得太久，連歲月都忘記了。

許久之後，芳年覺得饑腸轆轆，餓得有些受不住，她看向不遠處的籃子，悄悄地過去，輕輕地取出吃食。

吃食十分簡單，是做飯時多做的，她吃了幾口飯，覺得肚子好受一些。

國師聽到動靜，猛然抬頭，定定望著她。

「你要吃嗎？」她怕他吸自己的血，忙問道。

國師沒有回應她，眼神難懂。

就在芳年以為他要有所行動時，他鬆馳的眼皮耷拉下去，重新閉目，又像是睡著一般。

崖頂上的元翼他們等了一夜，他清冷泛紅的眼看著黑幕散去，從灰色到大亮，霧氣飄渺的崖底，什麼動靜也沒有。

國師沒有帶芳年離開，讓他隱約覺得有些不尋常，以國師的功力，那點小傷經過一夜的調息，即使傷口沒有復原，元氣應該也會恢復。

他們一直守著，等到夜幕再次降臨，都沒有見到有人現身，頗有些蹊蹺。

元翼的心不停下沉，四周寂靜無聲，安靜得讓人心裡發慌。

不能再等下去了。

他朝遠處的兩人揮手示意，然後下了崖底。

崖底靜悄悄的，他悄無聲息地走著，四周沒有一點聲音，寢洞中透出朦朧的光亮，卻沒有人聲，他連忙衝進山洞，可洞內空無一人，只地上碎了一地的瓶瓶罐罐，山洞原本就不大，連裝衣物的箱子他都翻過，什麼也沒有找到。

他急忙奔出，仔細在其他的小山洞裡找尋。所有的洞穴都找過了，一無所獲。

趕來的老五和慧法大師都是同樣的心驚，他們一天一夜沒闔眼，眼睛都沒有離開過，人怎麼就不見了呢？

「王爺，他會不會逃了？」老五焦急問道。

元翼面如寒霜，雖然他們一直盯著，可國師功力遠在他們之上，就算帶走芳年也不無可能。

元翼擔心的是國師無意中發現芳年的身世，那樣的話，國師就有可能把她藏起來，就像對她的外祖母一樣。

老五與他想到了一處，焦急萬分。

慧法大師雙手合掌，念了一聲阿彌陀佛，「元施主莫著急，小施主吉人自有天相，不會有事的。」

「承大師的吉言。」他冷著聲，「本王去國師府，你們往京外找。他受了傷，還帶著一個人，應該會找個地方躲起來。」

三人很快分散，四處找尋，崖頂上留了兩個隱衛守著，一有風吹草動，即刻示警。元翼疾行至國師府，國師府外面已被人團團圍住，領頭的是曹經歷。

「可有什麼異常？」

曹經歷上前行禮，「回王爺的話，屬下未發現任何異常，裡面也沒人出來。」

元翼點頭，獨行進去。

要是國師真的回來，曹經歷等人是根本發現不了的。

他小心地走著，一邊仔細地聽著動靜，國師府裡的下人早就被趕到一間屋子裡，元翼進去把李總管提了出來。

「你給本王帶路，府中的密室都在哪裡？」

李總管只知道國師出事了，具體的情形並不清楚，國師府裡原是有侍衛的，但之前跟著國師進宮屠殺，已全部身亡，至於暗處的人手，李總管並不知情。

元翼心急如焚，面上卻不帶半點，用劍抵著他，命他前面帶路。

府裡的密室，李總管知道一些，但沒有全部知道，他帶著元翼把該找的地方都找過了，國師都不在裡面。

元翼眉頭緊皺，心裡總覺得有些不安，或許他忽略了什麼？

他盯著一扇密室的門，猛然想起自己有哪個地方沒有找過，就見他突然轉身，飛一般地衝出國師府，朝寺廟的方向奔去。

#### 第五十八章 始於騙刀，終於騙刀

墓室中，芳年頭暈沉沉的，她倒不是餓的，而是空氣不夠，胸悶頭脹。她知道，若是王爺他們不能及時找過來，恐怕她會悶死在裡面，真的給神醫陪葬。

她掙扎著起身，不停在墓壁上摸索著，希望能找到另一個開門的地方。

而國師依舊像死了一般，靠在棺木旁邊，一動不動。

芳年找了一圈，連墓碑、棺木都沒有放過，還是什麼也沒有找到，牆壁上別說是機關，就是一條縫都沒有。

她垂著頭，重新坐回原來的地方，靠在牆壁上，兩眼睜著，平靜無波。

許是曾死過一回的緣故，對於即將到來的死亡，她倒不是很害怕，心裡縈繞的只是不甘心，她和王爺才成為夫妻沒有多久，他們還沒來得及過幾天安穩的日子，若是就這樣陰陽兩隔，她不甘心。

要是她死了，王爺會不會再娶？心裡相信他是一回事，但一想到他有可能與另一個女子結為夫妻、共枕而眠，她的心就像千刀萬剮一般，鮮血淋漓。

疼痛的感覺持續了好大一會，她輕歎一口氣，或許是她太過貪心，說起來，老天待她並不算薄，這多出來的一世，怎麼都算是彌補了前世的遺憾。

她閉上眼，感覺呼吸開始困難，墓室是嚴絲合縫的，沒有一絲外面的氣息流入，或許過不了多久，她連氣都喘不上了。

前世臨終前她想的是，原來死亡就像是累了，想永遠休息，當時她活得心累，對生並不眷戀，死了反倒清靜。

但現在她想的卻是自己似乎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做，還沒有和他像尋常的夫妻一樣過幾天和美的日子，更遺憾的是，她不能與他一起白頭到老。

意識漸漸變得模糊，不知過了多久，不遠處的國師動了，而她僅是睜眼看了一下，手才抬起，就無力地垂下。

國師幾乎像爬一樣的在地上掙扎，先是從籃子裡取出一個碗，然後摔碎，再爬到芳年的身邊。

芳年已經知道他要做什麼，嘴角露出一個慘笑。

最終，還是逃不掉原本的宿命、逃不掉被人吸血的命運，若是她的生母泉下有知，怕是後悔把她生下來吧？

可她已無力掙扎，任由國師割破她的手腕，她感覺到鮮血在流淌，卻不覺得很疼，她想，或許因為自己快死了。

國師用一半的破碗接著血，一飲而盡。

就在芳年以為他還要再取她的血時，就見他按住她原本的傷口，止住了血，再往回爬到原地，盤腿調息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或許是一刻鐘，或許是半個時辰，芳年視線中的他，頭上的銀絲變得花白，人也較之前年輕精神一些。

原來她的血真有起死回生之效……她苦笑著想。

國師感覺內力恢復一些，起身推動棺木。

隨著棺木的轉動，石門打開了，新鮮的空氣流了進來，芳年覺得神智清醒一些，力氣在慢慢恢復。

她想要起身，就見國師朝她一步步走來。

他的眼睛灰濛濛的，看不出一點情緒，嘴角還殘留一抹鮮紅，襯著他陰魂般的模樣，越發令人膽戰心驚。

芳年知道，此時無論說什麼都是沒有意義的，他要真想吸乾她的血，她無能為力。

思索間，國師已走到她的面前，俯視著她，神情詭異。突然，他一把將她提起，丟出墓室，還未等她回過神來，就見墓室的門從裡面閉上，國師並沒有出來。

他重新坐到棺木旁邊，從懷中取出隨身的那把騙刀，丟開刀鞘，把玩起來。

曾記得幼年時，誰人見了不誇他有父親的風采，正直有禮、才思敏捷，他三歲時，父親就給他開蒙，手把手的教導他，他一心想成為父親那樣的人，才名遠播、受人尊敬。

是什麼時候起，他違背了年少時的初衷，變得殘酷無情？

他想，是自從他為了生存，放棄自己身為男人最寶貴的東西，所以有了他殘缺的後半生，這一生，他歷經過最痛苦的事情，就是由一把騙刀帶來的。

就算再活上千年萬年，總歸是不完整的，到頭來，他什麼都沒有，他從未有一刻覺得如此的孤獨，孤獨到害怕去了陰曹地府，都找不到想見的人。

「寒雪梅映色傾城，冰霜冷對負芳年……」

低啞尖細的聲音念著，眼裡泛起懷念。

「姣月……」他呢喃著。

手中寒光一閃，國師倒在地上，有血從他的脖頸處流出來，他嘴角噙著一絲笑，花白的髮零亂地蓋在他的臉上。

活了一百多年，始於騙刀，終於騙刀，到了地下，他想，應該能見到他的姣月。

墓室外面的芳年爬起身，已顧不得細思，忙離開洞中。

外面黑漆漆的，她膽子再大，經歷過一場生死，不免心有餘悸，像被鬼攆一般朝著有亮光的地方跑去。

等回到居住的山洞，她驚喜地發現，旺福已經回來了。

牠一下子跳起來，圍著芳年的腳邊轉著，她將牠抱起，坐在牠的窩中。

國師為何會有此舉？他把自己推出來要做什麼？

她問著自己，始終不能相信國師救了自己一命。

他壞事做盡，難不成還會做好事？他留在墓室中做什麼，是在密謀什麼事情嗎？或者真的要給神醫陪葬？

雖然她很困很累，卻不想休息，腦子裡亂紛紛的，理不清，又不敢去查看。

她想躺著，但她的床之前被國師睡過，她沒有辦法再躺在上面，此時此刻，她只能緊抱著旺福，祈求趕緊天亮。

旺福機靈地瞪著眼，看著她。

「旺福，你相不相信那個壞人，有一天會突發善心？」

旺福用頭蹭了下手，她苦笑道：「難不成是我自己年紀大了，就把人往好處想？他那樣的人，不可能會有憐憫之心吧？」

可他確實把自己推出來，關上墓室的門。

她的血能令他恢復功力，他要真想再為惡人間，剛才就會吸乾她的血，恢復原來的模樣。

但是他沒有。

「旺福，或許他確實是活夠了吧？你說是不是。」

旺福張了一下嘴，無聲打了一個哈欠。

「你是不是累壞了，這一天一夜，你去了哪裡？」

芳年抱緊牠，輕撫著牠的毛，旺福舒服地閉上眼睛，她的心還是提著，萬一國師有其他的計畫，等會來尋她怎麼辦？

她著急起來，崖底就這麼大，並沒有什麼躲藏的地方，但國師要想尋她，頭一個應該就是來寢洞……哪裡還有躲的地方呢？

她想起放米糧的那個山洞，於是披上斗篷，抱著旺福就趕過去，她心裡都佩服自己，遇到這樣的事情，還可以如此冷靜。

放米糧的山洞很小，東西雜亂的堆放在一起，她扒拉出一個小洞，將自己藏進去用東西蓋住。

同時間，趕來的元翼無聲地落下來，沒有一刻的遲疑，朝寒潭洞穴跑去。

他按住那蓮花暗記時，石壁開了。

看到裡頭倒在地上、身下滿是血跡的老人，他心裡遲疑——老人身上的衣服靴子像是國師，只是頭髮為何是花白的？

他上前翻看，雖然死者臉上皺紋密佈，卻是國師無疑。



國師在此，那他的王妃呢？

元翼看著國師手中的騙刀，再看一眼頸處的傷口，斷定國師是自盡的。

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這樣惡貫滿盈的人怎麼可能會自殺？

他四處環顧，並沒有發現自己的王妃，他瞄到不遠處的籃子，那是小山洞裡的東西，他認得出來。

或許她逃走了？

他趕緊離開墓室。

崖底靜寂無聲，唯他們的寢洞那裡有亮光，他的心突然跳快起來，朝那處奔去。但是他失望了，裡面空無一人。

他的手在抖著，怕事情像自己猜想的那樣壞，難不成國師在死之前，已經殺死了她？

不，不會的，她一向聰明，或許已經找地方躲起來了？

他開始瘋狂的搜尋，不放過崖底的任何一個角落。

而洞中的芳年聽到一絲動靜，感覺像是有人進來，她心一驚，抱緊旺福，全身緊繃。

如果國師找到自己，自己就真的在劫難逃，或許下半生都生不如死。

就聽那人進來後不由分說開始翻東翻西，芳年緊張地嚥了一下口水。

這細微的聲音傳入元翼的耳中，他狂喜著道：「是妳嗎？」

是王爺的聲音！

她心中一喜，扒開身上遮蓋的東西站起來，洞裡很黑，她什麼也看不見，但那團黑影的身姿確實是王爺無疑，她丟下旺福，跳起來撲上去。

元翼一把接住她，緊緊地摟著，「怕嗎？」

芳年眼淚流下來，「怕。」她怕再也見不到他，怕不能和他一起相守白頭。

一個怕字，刺得他心一縮，疼得都揪起來，抖個不停。他應該早些來的，為何要在上面等著，把她一人丟在國師的身邊，這一天兩夜究竟發生了什麼？

「王爺，國師他……」

芳年想告訴他發生的事情，元翼以為她還在怕，把她的頭按在懷中，「別怕，他死了。」

他死了？他真的死了？

被國師推出來時，芳年雖有所感，卻還是覺得不可思議，那人唯我獨尊多年，怎麼卻突然就看透世事，不想再活了呢？

她想起他曾問過的話，難道他真的想去九泉之下找自己的生母？

「他是自盡的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她環緊他的腰身，心下一鬆，無論國師是怎麼想的，人死了對他們有百利而無一害，只是那麼強大的一個人，居然死得如此悄無聲息，令人有些唏噓。

小山洞裡很冷，原本是用來存放米糧的，又在北邊，比南面的那幾個山洞都要冷上許多，她的精神一直緊繃著，猛一鬆懈下來，就覺得哪裡都不舒服，更狠狠打

了一個噴嚏。

元翼把她抱出山洞，一路離開崖底，等站在崖上，他從袖中摸出一件物什。很快那串煙花就衝上高空，炸出一朵漂亮的火花，芳年才想起來，初來崖底時，他也給她留過此類東西。

她之前完全沒有想起來，要是國師沒死……想想都有些後怕。

夫妻兩人進了木屋，換過衣服後，芳年再次打量屋內的擺設，覺得自己似乎離開了許多年一般，畢竟這次經歷的事情太驚心動魄，到現在她都有些回不過神來。芳年慢慢地將發生的事情一一道來，元翼聽完後陷入沉思。

不多時，追出京外的慧法大師和老五趕到，看到完好無恙的芳年，老五差點就要落淚，忙低頭掩蓋自己的失態，慧法大師則是不停念著阿彌陀佛，轉動著手中的佛珠。

「木公公已經死了。」元翼淡淡地說著。

兩人眼露驚訝，那樣一個人，怎麼就突然死了？

芳年看到他們眼裡的吃驚和懷疑，輕聲地道：「不知怎麼回事，他好像失去武功，一夜之間老了幾十歲。」

老五恍然，「必然是宛月。當初她進宮時在身上藏著一種毒，那毒能令人內力盡失，怕是她扎的那一剪子，上面就抹了毒。」

他一解釋，在場的人都明白過來。

「那閹賊死在何處？」慧法大師問元翼。

元翼帶著他們去到崖底，打開墓室的門，幾人進去，慧法大師與老五看清楚國師的模樣，各自不語。

花白的髮幾乎遮住他的臉，而他臉色平靜，沒有活著時的那種陰戾，皺紋滿臉，果真老了幾十歲。或許這才是他原本該有的模樣，長生不老不過都是傳說，無論什麼樣的人，終逃不過塵歸塵、土歸土。

「阿彌陀佛，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善哉善哉。」

老五臉上不知是哭還是笑，恨了一輩子的人終於死了，從今往後，他再不用日日被仇恨啃噬內心，不用擔心他的女兒會被人發現。

他長長地吐一口氣，默不作聲地走出洞穴，抬頭仰望著天。

姣月，妳看到了嗎？他死了！

隨後，慧法大師和元翼也走出來。

死者為大，既然人都死了，不如就讓他的屍體塵封起來。

三人再次回到崖頂，慧法大師家仇已了，決定此後不再出世，虔心向佛祖懺悔。他最後看一眼元翼，目光欣慰，「元施主，出家人四大皆空，世間之人，貧僧原本不該多問，但論血親，貧僧與施主算得上祖孫，天下若有賢主，則福澤幾代；若是昏君，只怕還會出現木公公那樣的人。貧僧希望施主不要被所謂兄弟之情左右，放棄自己應得的東西。貧僧想著，前朝的列祖列宗們，定然希望看到他們的江山，由賢明的後代掌管，阿彌陀佛。」說完，飄然離去。

先帝原是前朝公主之子，算起來，元氏確實是金氏的後代。

老五看著元翼，「王爺，接下來我們怎麼辦？」

元翼望向黑漆漆的天，天上連半點星光都沒有，「我們回去。」

塵埃落定，他要回京去善後。

皇宮之中，官員們已在那裡等了近一天兩夜，後來他們才回過神來，王爺派人保護他們，未嘗沒有軟禁的意思。

洪大人領頭，命人收殮了皇子們的屍身，而大呼小喝的天晟帝和皇后，無一人理睬。

自古成王敗寇，要是國師勝了，他們在劫難逃；要是王爺勝了，那麼他們就是功臣。至於天晟帝，無論是誰勝，這個帝王都沒有存在的價值，更別提鄉野出身的皇后。

「朕的話沒人聽了嗎？你們是要造反嗎？」天晟帝喘著氣，聲音都喊到嘶啞。不僅是百官，就是往來的宮人都視他於無物，他身邊的游公公早在百官們進宮之後就被關起來，一起的還有他的爪牙們。

官員們初時有些驚慌，現在反倒淡定下來，自古富貴險中求，他們是不明所以的被洪大人弄進宮中，上了王爺的船，事到如今，只能求王爺得勝歸來。

除了等得心焦睡不好外，倒也沒受什麼罪，宮裡準備的御膳更是一日三餐加宵夜地送來。

洪大人與他們一起端著碗站著吃。這些召集來的官員們都是王爺親自定的名單，放眼看去，像唐國公、陵陽侯和左將軍就不在此列。若是王爺成事，在場的人都將會延用，而不在這裡的人，恐怕就……

此時子時已過，天晟帝罵累了早已就寢，皇后也嚇得不輕，沒有往日的張狂，她之前倚仗的就是國師，要是國師死了，她可就什麼都不是，連看不順眼的陛下她都沒心思找茬，蜷縮在偏殿中，不敢吭聲。

左輔國洪大人一直密切地看著天上，突然，很遠的天空中出現一道煙火，他心中一喜，立馬高聲對百官們地說道：「各位同僚們，王爺勝了，即將歸來。」

「王爺勝了，王爺勝了！」

「太好了！」

所有人的精神都為之一震，直起身子，神情激動。七王爺獲勝，對於他們來說是最好的消息，只要國師一死，王爺回宮，這一天兩夜受的罪算什麼？

他們歡呼著，三三兩兩地熱烈討論起來，彼此心裡都有了數，看來天終是要變，只不過對他們而言是有利的。

於此同時，元翼一行人已進了京，百姓們不知天翻地覆，還各自沉浸在夢鄉中。而那日洪大人領著各府的大人進宮，已派人送信出來，不許人聲張，各府中的家人都瞞得好好的，心裡雖急，卻不敢吐露半個字。

而右輔國那裡已被人嚴密圍著，不得出人，自然就送不出來消息。

把芳年送回王府，元翼與老五直接進宮。

洪大人率領百官，夾道相迎，「臣等參見王爺！」

「起身吧。」

「謝王爺！」

洪大人立在元翼身邊，「回王爺，臣等不負您的託付，固守宮中，收殮皇子，不讓賊人藉機再殘害陛下與眾娘娘們。」

「你們做得很好，本王記在心裡，日後定會論功行賞。」

「王爺勞苦功高，些許小事，都是臣等應該做的，王爺勇猛除奸，臣等佩服至極。」

「本王是替天行道，那賊子奴大欺主、殘害忠良，罪有應得，他已死，再也不會為禍天下。」

洪大人的心終於落進肚子，「王爺為天下除害，臣等替天下萬民跪謝王爺大恩。」他一跪，所有人都跟著跪下。

「快快起身，本王身為元氏子孫，前朝是本王的曾外祖家，賊人滅本王的先祖、殘害本王的兄弟與侄子們，國仇家恨不能不報，承蒙各位大人鼎力相助，才能還天下清明。」

「王爺大義，臣等願誓死相隨！」

聲音此起彼伏，元翼用手制止，問道：「宮中突遭大變，不知陛下如何？」

洪大人面有戚色，搖了搖頭，「回王爺的話，陛下嚇得不輕，有些胡言亂語。臣等以為，應是皇子們都死在面前，陛下有些受不了，怕是要靜養。」

他身後的官員們低著頭，默認他的話。

元翼冷著臉，「本王去看看陛下。」

## 第五十九章 新帝登基

天晟帝還在熟睡之中，這一天兩夜，他真是驚懼交加，連夢裡都夢到國師提著劍追殺他，嚇得他從夢中驚醒。

心神恍惚著，腦子還在發懵，就見到七皇弟站在他的龍榻前，俯視著他。

他一驚，忙坐起身，「你……你怎麼在這裡？」

「陛下莫非不想見到本王？為何？難道皇兄不知道臣弟與賊人對上，一決生死？那皇兄希望回來的是誰？是國師嗎？皇兄糊塗，怎麼能認賊做父？你可別忘記了，他可是當著你的面屠盡了你的皇子們。如此深仇大恨，你怎麼能忍？你能忍，臣弟忍不了，這仇，臣弟已替你報了。」

天晟帝一喜，「朕怎麼會不想看到七皇弟？七皇弟殺敵有功，朕會重重有賞。來人哪，侍候朕更衣！」

外面沒有應聲，也沒人進來。

元翼冷冷地看著他，像看一個跳梁小丑，他莫不是以為，自己拚死拚活，會讓他白撿現成的？

「陛下病了要靜養，其他的事情就不用再操心，臣弟會看著辦的。」

天晟帝再笨，此時也有些明白過來，七皇弟是話裡有話，國師那麼厲害的人都死於他之手，他要想奪江山易如反掌，恐怕自己的皇位將要坐不穩。

他嚥了口口水，乾巴巴地擠出一個笑，「朕身體無礙，七皇弟殺賊有功，怎麼能

不賞？依朕看，就封你一個親王，世襲罔替，你看好不好？」

元翼的嘴角輕揚，泛起一個冷笑。一個親王，好大的恩賜！

「皇兄果然是糊塗了，要不然怎麼說出如此天真的話？你病了，哪裡還能治理江山？」

天晟帝瞪大眼，強自擺起帝王的威儀，不到一會，肩就垮下來，「你……你想篡位？」

「篡？本王姓元，天下是姓元的，何來篡位一說？皇兄你因眾皇子之死受了打擊，以致心智失常，本王臨危受命與奸賊殊死搏鬥，終於滅了惡賊，元氏江山不能無主，本王弟接兄位，天經地義。」

「你……朕沒有瘋！」

「你沒有瘋嗎？依本王看，你瘋得不輕。要不是瘋了，怎麼可能眼睜睜看著國師屠盡自己的皇子，還要認賊做父？要不是瘋了，怎麼可能連臉面都不要，寧可像狗一樣對賊人搖尾乞憐？你出去問問滿朝文武、問問天下百姓，還要不要你這樣的天子？」

天晟帝被他的怒氣嚇得往龍榻裡面縮，抖著手指，「你這是逼宮？」

「逼宮？你可真高看自己，就你這樣的，還要人逼？恐怕是個人都能奪你的江山。本王奉勸你，想過富貴日子就乖乖聽話，好好當你的太上皇，榮華富貴，還有你那些妃嬪們，都是你的。」

一個廢物而已，元翼不至於為了他有損自己的名聲，自己要帝位，一定要是堂堂正正、名正言順。

「當真？」半晌，天晟帝遲疑地問著。

「本王何曾說過假話，你是太上皇，一應尊榮都不會少，你若是嫌無趣，照舊還可以再納妃。」

天晟帝眼珠子轉了兩下，低下頭，似乎在思量。

元翼不急，慢悠悠地走出去，貪生怕死的人定會同意他的提議。

他一掀開珠簾便臉色沉痛，吩咐守在外面的宮人，「好生侍候太上皇。」

「是。」

一邁出殿門，就見以洪大人為首的百官們全部跪在地上，伏地叩首，高聲齊呼——

「臣等參見陛下，萬歲萬歲萬萬歲！」

「眾卿平身。」

臣子們起身垂首列成兩排，元翼站在台階之上，宮燈的橘紅色映襯著他清冷如玉的臉，越發高不可攀。

天子龍身，為帝王者，應該就是這般模樣。有些官員如是想著。

對比已成為太上皇的天晟帝貪生怕死的模樣，那根本就不應該是一個帝王應有的表現，太上皇對閹賊言聽計從，連被屠光皇子都還腆著臉認賊做父，毫無骨氣可言，連他們這些臣子都不屑為之。

此時，偏殿中的皇后聽到動靜，連鞋子都未穿就慌忙奔了出來。方才她聽得真切，大臣們高呼萬歲，可那喊平身的聲音卻不是陛下的，反倒像是七王爺的。

七王爺要是當了皇帝，那她……

她心裡閃過一絲竊喜，待看到長身玉立的男子站在高階上，肯定了自己的猜測，她手忙腳亂地行禮，裝作羞答答的模樣，「臣妾見過陛下。」

元翼的眉不可見地皺起，冷眸未抬。

「陛下，臣妾是福女，是天定的福星，無論誰當皇帝，臣妾都應該是皇后。」

她這話一出，別說是元翼，就連臣子都替她害臊。世間哪有這般女子，貌醜不自知，愚蠢且貪心，聽說手段又極為粗俗狠辣，她現在哪裡來的臉說自己是什麼福星，那可是閹賊故意弄出來糊弄太上皇的。

當今天子可不是太上皇那個軟蛋，都親手殺了閹賊，哪會認一個閹賊胡謔出來的福星？

但他們見陛下沒說話，都閉嘴裝鋸嘴葫蘆。

皇后可不管這些，她的眼裡只有天人之姿的男子，「陛下，您當了皇帝，臣妾心中歡喜，臣妾……」

她餘下的話沒出口，便被元翼掃過來的眼神凍住，她不自覺遍體生寒，像有千萬把利刀朝她砍過來一般，動彈不得，那是怎麼樣的一種眼神，森寒冷漠、殺機畢現。

「陛下，臣妾……啊——」

皇后的話沒有說完，就覺得眼前寒光一閃，一把劍插在她的面前，離她的腳僅半寸，她嚇得連連後退，一下子跌坐在地上。

所有人都沒有看到陛下是如何動的手，臣子們想著，怪不得國師會敗給陛下，陛下的武功原來已登峰造極、深不可測。

此時，洪大人上前道：「陛下，皇后失德，依臣看，不堪為后，應立即廢黜。」

「就依洪大人，此女不守婦道，殘害太上皇的皇嗣，貶為美人，打入冷宮吧。」

「陛下英明。」

皇后聽到冷宮二字，做垂死掙扎，「本宮不要去冷宮！本宮是皇后，無論誰當皇帝，本宮都應該是皇后！你們不顧天意，會遭天譴的！」

「一個閹賊的話妳倒是記得清楚，妳若不想去冷宮，朕就送妳去見妳的恩人。」

「不！」皇后蠢是蠢了些，但卻惜命，聽到元翼的話明白過來，怕是國師已死，她最大的靠山沒了，所以這些人就作踐她。

元翼自始至終沒有多看她一眼，怕看上一眼就會當場將她斬殺，而他並不想因為一個蠢婦髒了自己的手，何況想要她死的人很多，一旦她身處冷宮，恐怕會有千萬種死法在等著她。

他手一抬，就有人上前把皇后拉下去。

皇后不敢再求他，就怕惹怒他掉了腦袋，她改而對著寢宮哭喊，「陛下，您快出來替臣妾做主啊！有人要害您的皇后啊——」

太上皇哪裡敢應聲，心裡倒是巴不得她趕緊完蛋，這個醜婦他真是受夠了，就是七皇弟不處置，他也不會放過她的，如今國師死了，誰還看她一個醜婦的臉色？

皇后的叫喊聲漸漸遠去，眾臣想到一直龜縮著沒有露臉的太上皇，心裡越發的不

屑。

元翼清冷的眼神掃過臣子們的臉，冷聲道：「太上皇即刻起遷居西宮，眾太妃們隨行，未曾侍寢者全部遣送出宮，發放補償銀兩，以做她們嫁人的嫁資。另未曾養育皇子公主者，若是想出宮，一視同仁。」

「陛下聖明！」

後宮的妃嬪美人太多了些，西宮雖大，若是全去，恐怕住所就是一大問題。

至於裡面的太上皇則為自己保住性命和富貴慶幸不已，臉上泛著怪異的笑。

那天他雖然害怕，國師的話卻聽得清清楚楚，國師說七皇弟根本就不能人道，到頭來，沒有皇子，說不定還得是自己的兒子當皇帝。

要是太上皇知道自己的妃嬪們已恨他入骨，恨不得啖食其肉，恐怕就笑不出來了。

王府之中，芳年在三喜的侍候下舒服地洗了一個澡，趁著三喜替她絞乾頭髮時，她隨意地問起三喜最近都做了些什麼。

「其實奴婢最近也不在府中，安總管把奴婢送到一個村子裡，奴婢就比您早回來半個時辰。」

她一說，芳年就沒有再問，肯定是王爺的安排。

等頭髮絞乾，子時都過了一半，芳年確實晒極，這兩天她根本就沒有好好睡覺，一沾到柔軟香馥的錦被，很快就沉睡過去。

國師已死，應該不會再有人知道自己身世的祕密，不會再有人想得到她的血，她夢到的都是花香雲彩，不自覺地在睡夢中露出甜美的笑意。

而宮裡的燈火一夜未滅，幾個時辰可以做的事情有許多，太上皇、太妃們遷宮，出宮的女子登記造冊，清點國庫及戶部可用的銀兩，還有處置以游公公為首的宮人。

在查抄游公公的住處時，他們發現了成玉喬。

成玉喬早已不是當年名冠京城的才女，而是個身形消瘦、滿臉茫然的女子。

游公公被抓後她就知道出了事，心裡歡喜又有些不安，怕游公公會牽連到自己，可宮裡的其他人都避她如蛇蠍，她根本就問不出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，只隱約聽到什麼新帝，待她追問，那些人立馬閉嘴。

此時見有人來搜屋子，她顧不得自己披頭散髮的模樣，忙問領頭的人，「新帝是誰？誰要登基？」

「大膽，陛下的名諱豈是妳能問的？妳又是誰？是哪個宮的宮女？」

成玉喬語噎，她要是宮女還好說，可她的身分實在難以啟齒。

來的人當中有人擠眉弄眼，領頭人恍然明白她的身分，「原來是玉妃娘娘。」

接下來就沒有人再理她，他們在屋子裡一通翻，翻出不少的銀錢珠寶。

成玉喬顧不上這些，宮中大亂，銀財都是身外之物，保命要緊。

「這位大人，你們行行好……」

來人想了一會，這女子身分特殊，他們不能決定，於是將她一起帶走。

正走在路上，迎面就碰到太上皇遷宮。

太上皇坐在龍輦上，甫一開始還沒認出成玉喬。

成玉喬見到他，十分疑惑，既然新帝要登基，怎麼這狗皇帝還活著？

她的目光太過怨毒，太上皇這才注意到了她，「原來是朕的玉妃啊……妳現在可算是熬到頭了，七皇弟當上皇帝，說不定還能封妳一個皇妃當當。」

成玉喬先是一喜，接著冷下臉，廢物，怪不得被別人給搶走皇位。

她忙求人帶自己去見新帝，太上皇聽到後臉上火辣辣的，直覺得晦氣，自己好歹還是太上皇，與一個低賤的太監對食說話做什麼？

他眯著眼，又露出一個得意的笑，七皇弟不能人道，說起來和太監差不多，成玉喬在游公公手裡必然學了不少閨房之間的花招，要是七皇弟真是情種，納了這女子，那可就好玩了。

成玉喬好話說了半天，都沒有人應聲，若不是拿不准新帝的意思，就一個太監的對食，早就被他們給喝斥了，哪裡輪得到她一直在說話？

恰巧有人在登記出宮的女子，原本認得成玉喬的人，看到她如今的模樣心生憐憫，問她要不要出宮，要是想出宮就去登記。

成玉喬心心念念著新帝，哪裡願意出宮？再說她出宮後誰會娶她呢？她受了那麼多的罪，老天爺就應該補償她，讓她做人上人。

眼下宮中頗有些混亂，成玉喬趁人不注意，悄悄溜了。

她猜新帝若是在宮中，必然在前殿，於是她循著人聲，避開來往的人，摸到了前殿。

元翼正和洪大人等幾位重臣在議事，各宮都在收拾，連太上皇原來的寢殿、書房都要清理一遍，他們就不在殿內議事，而是站在殿外。

成玉喬躲在遠處，看著心心念念的人。

她自以為躲得巧妙，遠處的元翼卻早已看到她的身影，臉色一冷，很快她就被人帶上來，她心裡歡喜，邊想著等下要說什麼。

「何人鬼鬼祟祟？」

他冰冷的話語響在耳邊，成玉喬強忍著羞辱和酸澀，跪在地上，「陛下，臣妾是玉喬。」

元翼哪裡沒有認出她，只是沒料到這女子還活著，「原來是玉太妃，玉太妃不與太上皇一起遷去西宮，在此地做什麼？」

「陛下，臣妾已不是玉妃。」她雙眼含著淚，癡癡地望著他。

他現在貴為天子，只要一句話就可以救自己於苦難之中，哪怕做一個沒名沒分的侍寢宮女，她也願意留在他的身邊。

元翼冷著臉，看了一眼身邊的太監。

太監立馬打了自己一個耳光，「陛下，奴才該死。此女子是游公公的對食，奴才處事不當，讓這麼個骯髒東西髒了陛下的眼。」說完忙命手下的人上前去拖成玉喬。

成玉喬被他的話刺痛了心，她原以為自己說出不是太上皇的妃子，元翼就會憶起舊事，對她心生愛憐，「陛下，求您看在姊姊的分上，可憐可憐玉喬吧。」



那拖人的小太監們已把她拖到老遠，氣呼呼地道：「不知死活的東西，還敢提成家那個與人私奔的女子，簡直是自尋死路！也難怪，不愧是姊妹，陛下有心救妳，說妳是玉太妃，妳自己不知好歹，非要纏著陛下……」

成玉喬這才想起姊姊的事情，游公公在玩弄她時曾戲謔地提起過，「公公，求求你，我不說了，你讓我去做玉太妃吧！」

「我們可做不了主，妳先回去待著吧，怎麼安排，會有人告訴妳的。」

回去，回哪裡去呢？

成玉喬暗自後悔，方才不應該心存妄想，要是順勢認下太妃的稱號，不至於現在還要回到那令人作嘔的地方。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過來的，那閹人雖不能人道，可手段頗多，羞辱人的法子層出不窮，變著花樣玩弄她。

若不是捨不得死，她哪能活到現在？

她想了半天，覺得不能坐以待斃，新帝必是對她還有些情分，要不然也不會許她太妃的身分，她自己何不前去太上皇那裡，其他的再做打算。

Crescent Family